

郑振铎精品文集

Zhengzhenruo jingpin wenji

精·彩·阅·读

郑振铎◎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作



与著名文学史家一起，于尘世中
审视、挖掘和揭示人性的多面性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郑振铎精品文集

Zheng Zhenhuo jingpin wenji

郑振铎◎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振铎精品文集 / 郑振铎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486-0

I. ①郑…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893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毫米×2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5

印 数: 500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486-0

定 价: 24.00 元

前言 / QIANYAN

中国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曾经特意评价了一位中国作家，他就是郑振铎。

梁羽生这样说道：“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1958年10月20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苏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很显然，梁羽生在这里将郑振铎与徐志摩相提并论，可见郑振铎的文学地位。

郑振铎，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同时也是国内外著名的收藏家。1898年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的他，19岁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两年后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与郭沫若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1934年，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佻傚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革命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组织发起多个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开展相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多个职务，直到1958年郑振铎在率团出国访问时因飞机失事而殉难，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文化事业奋斗的一生。

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爱国作家，重温他所经历的岁月，我们有必要去仔细拜读他的作品，跟随文字的引导，解读那段逝去的岁月。

目录 / MULU

猫	001
绅士和流氓	005
书之幸运（一）	008
书之幸运（二）	013
淡漠	017
失去的兔	025
压岁钱	032
五老爹（一）	036
五老爹（二）	042
王榆（一）	047
王榆（二）	053
三姑与三姑丈（一）	056
三姑与三姑丈（二）	062
九叔	068
三年（一）	076
三年（二）	082
五叔春荆	088
病室	096
元荫嫂的墓前（一）	102
元荫嫂的墓前（二）	108
赵太太	112
蝴蝶的文学	119
蝉与纺织娘	130
宴之趣	133

离别·····	137
海燕·····	139
黄昏的观前街·····	141
悼夏丐尊先生·····	145
迂缓与麻木·····	149
随感录（二则）·····	151
三死·····	153
北平·····	156
月夜之话·····	164
最后一课·····	169
烧书记·····	172
永在的温情·····	176



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地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绦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



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地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地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地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嘟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



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婶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它。

妻听见了，也匆匆地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婶要小心了。张婶！你为什么不小心？”

张婶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

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

它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象还在吃着什么。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它很悲楚地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

隔了几天，李嫂在楼下叫道：“猫，猫？又来吃鸟了。”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的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

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

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我的误



解呢？

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对于它的亡失，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

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

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于上海

绅士和流氓

因了“海派”的一个名辞，曾引起了很大的一场误会的笔墨的官司。在上海的几家报纸上，且有了很激烈的不满的文章。险些儿不惹动南北文士们的对垒。但这都不过是误会。

地理上的界限，实在是不足以范围作家们。江南多才士，不过是一句话罢了；最伟大的两部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是江以南的人士写的。而张凤翼，沈璟之流的剧曲，虽是出于道地的吴人之手，也未见得便如何的高明。

与其说是“地理”的区分对于作家们有了很大的影响，不如说是“时代”的压力，所给予文士的为尤大。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有了许多可尊敬的作家们：这些作家们的所在地是并限定在一个区域的。譬如说吧，在上海的所谓“海派”的中心的的地方，有许多作家们正在那里努力的写作，而其写作的成就，却是那样的伟大，值得我们的赞叹与崇敬。但，在北平，却也未尝没有我们所敬仰的作家们在着。即在南京以至于其他地方，也时见到我们的可尊敬的文士们的踪迹。

那条被号为“天堑”的长江，是不能够隔断了那些被这大时代所唤醒的具有伟大的心胸与灵魂的文人们的联络的。他们在无形里，曾形成了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向前努力的共同的目标，虽然他们不一定真的有什么“同盟”，什么“组织”。

和这些具有伟大的心胸与灵魂的作家们相对峙的，也不仅是所谓“海派”



者的一个支派。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戴着正人君子的面具的绅士们，也在那里钩心斗角的想陷害，毁坏文坛的前途。如果“海派”的文丐们是可入所谓“流氓”者的一群的话，那末绅士派的“士大夫”们也正是他们的一流；不过心计更阴险，而面目却比较的严峻，冷刻些而已。

说来，绅士和流氓，仿佛是相对峙的两种人物。其实在今日看起来，他们是各相反而实相成的；其坑害，烧坏文坛的程度，也正相类似。举一个有趣的近例：有所谓“艺术流氓”和“艺术绅士”的，曾互相攻讦过一时；而不久，却都得到他们所欲的什么，心满意足而去！虽然所使用的手段有点小小的不同。

但所谓“海派”的文氓者，为志小。为心似辣而实疏。从五四运动以来，便久成了新人们的攻击的目标。其活动的领域，也一天天的缩小；虽然不时的有一批批的新的分子加入，然而颓势却终于是不可挽救的。怪可怜的，他们的卑鄙的伎俩：至多只是放冷箭，浮夸，讽刺与冷笑，其秘密容易被拆穿，而谣言，也终于不过是谣言罢了，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的。因为站在传统的被轻视的不利的地位上，根本上便不会有什么听者严重的在听受他们的；而他们，那冷笑与揭发，也便在怪可怜，怪狼狈的情态之下，而红了脸收场。

可怕的却是绅士的一派。那才是道地的“京朝派”“长安居大不易”而住久了长安的，却表现出“象煞有介事”那样的一副清华高贵的气象出来！假如说文氓们是扮了丑角，向一部分的观众，打自己的嘴吧，而博得戈戈的养生之资的话，则文绅们的觅食之方，确是冠冕堂皇得多了。尽管是“暮夜乞怜”，在白昼，却终是那副骄人的相儿。因了某某种的机缘，他们是爬登上了被包买，被豢养的无形的金丝织就的笼里。也许他们本来是文氓之流，从此，却也不再放刁。反而装出正人君子的样子，道貌俨然的在给人以“师模”。刻薄话，都换上了宽厚的教训的衣衫。其可恶之处就在此。

他们是在教训，是在说正经话，是在示范于人，老实头的听众们便上了当，以为他们也是热情的，有心肝的，是要领导着人们向前走的，是和他们更尊敬的作家们走上一条路的，虽然说话的口音有些不同——所要走的路也有些两样的。但狡猾的文绅们，却早已声明过，那条路也是可以通到大道上去的。

孔子要诛少正卯，正是此故。如果是优施，优孟之流，便也不必劳动斧



餓了。

他们在文坛上所做的破坏的工作，实在是大，一世纪，半世纪所打下的根基，可以破毁于一旦。

故，肃清文坛上的败类，是个紧要的事。

我们不忍看见年轻的有希望的人们，走上了小丑式的文氓的一道，天天以造谣，说谎，自己打嘴巴为职业。同时，更不忍看见一大群的有良心的人们，竟被说服，竟昧了心肝，弃了自己的前途，而群趋于卖身投靠的一途，而更领导别人去投入这火坑！

我说，做一个小工，做一个没齿无闻的田夫或小市民，也比读了几句书，便扮小丑，以打自己的嘴巴为业，或装绅士，烂掉自己的良心，以坑或扫有前途的文坛为能事的要强些。

该明白自己的作用；那支笔实在可怕；从笔尖沙沙的划着白纸的所写出的什么，其影响有非自己所知道的。

昔人有一首题“笔冢”的诗道：

髡友退锋郎，功成鬓发霜。

冢头封马鬣，不敢负恩光。

把笔锋写秃了的。曾想到自己使“笔”成就的是什么“功”么？曾想到不曾使那支无罪过的忠心的笔，受到了什么无可控诉的冤抑与不幸么？

抬起头来，看看今日的时代与中国！



书之幸运（一）

天一书局送了好几部古书的头本给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评刻的《浣纱记》的上册，附了八页的图，刻得极为工致可爱，送书来的伙计道：“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传奇。李卓吾的书在前清是禁书。有好些人都要买它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给您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蓝面子、洁白的双丝线订着的《隋唐演义》，道：“这是褚氏原刻的，头本有五十张细图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细！”说着，便翻几页给他看，“一页也不少，的确是原刻的，字刻一点也不模糊，连框也多末完整。我们老板费了很贵的价钱，昨天才由同行转让来的，刚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污秽的黄面子虫蚀了好几处的书道：“这是明刻的《隋炀艳史》，外面没有见过。今早才收进来，还没有装订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马上就可以去装订。看看只有八本，衬订起来可以有十六本，还是很厚的呢。老板说，他做了好几十年的生意，这部书连不曾买过呢。四十回，每回有两张图，共八十张图，都是极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黄面子装订得很好看的书道：“这是《笑史》，共十六册，龙子犹原编，李笠翁改订的，外间也极少见。”这位伙计晓得他极喜欢这一类的书，且肯出价钱，所以一本本的指点给他看。此外还有几部词选，却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地坐在椅上，听着伙计流水似的夸说着，一面不停手地翻着那几本书。书委实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极要买下的，那些图他尤其喜欢。那种工致可爱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图像，不仅足以考证古代的种种制度，且可



以见三四百年前的雕版与绘画的成绩是如何的进步。那几个刻工，细致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间可以容得十几个人马，个个须眉清晰，衣衫的褻痕一条条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几缕远水，却觉得逸韵无穷，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画一样。他委实的为这部书所迷恋住了。但外面是一毫不露，怕被伙计看出他的强烈的购买心，要任意的说价，装腔的不卖。

“书倒不大坏；不过都是玩玩的书，没有实用。”他懒懒的装着不大注意的说着。

“虽然是玩玩的书，近几年买的人倒不少，书价比以前贵得好几倍了呢。”伙计道。

“李卓吾的《浣纱记》多少钱？那几部多少钱？”

伙计道：“老板吩咐过的，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说虚价。《浣纱记》是五十块钱，《隋唐演义》是三十块钱，《隋炀艳史》是八十块钱，《笑史》是五十块钱，……”他正要再一部的说下去，仲清连忙阻挡住他道：“不必再说了，那些我不要。”

“价钱真不贵，不是怨老人家，真的不肯说实价呢。卖到东洋去，《浣纱记》起码值得一百块钱。《隋炀艳史》起码得卖个两百块。……”

仲清心里嫌着太贵，照他的价钱计算起来，共要二百块钱以上呢，一时哪里来这许多钱去买！且买了下来，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气的。心里十分的踌躇，手却不停地翻翻这本，翻翻那本，很想狠心一下，回绝那个伙计说：“我不要买，请送给别人家去！”却又委实地舍不得那几部书归入别人的书室中。踌躇了好一会，表面上是假饰着仔细的在翻看那些书，实则他的心思全不注在书上。

伙计站在他旁边等候着他的回话。

“这几部书都是一点也不残缺的么？没有缺页，也没有破损么？”他随意的问着伙计。

“一点都没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们店里已经检查过了，一页也不缺。缺了一页，一个钱都不要，您老人家尽管来退。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一点也不会欺骗您老人家的，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么，把这三部书的头本先放在这里吧。”说时，他把《浣纱记》《隋唐



演义》《隋炀艳史》另放在一边，“其余的你带回去。价钱，我停一刻去和你们老板面议，还要去看看全书。”

“好的，好的。”伙计带笑地说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经成功了，“请您老人家停一刻过来。价钱，老板说是一定不减的。这部《笑史》也给您老人家留下吧，这部书很少见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伙计拿起《笑史》也要把它放在《浣纱记》诸书一堆。他连忙摇头道：“这部我不要，没有用处，你带给别人家看吧。”伙计缩回手，把它和其他拣剩的书包在一个包袱中，说着“再见，您老人家”面去了。他点点头，仍旧坐下去办他的公事，心里十分踌躇，买不买呢？

他的妻宛眉因为他的浪买书，已经和他争闹过不止几十次了。

“又买书了！家里的钱还不够用呢。你的裁缝账一百多块还没有还，杭州的二婶母穷得非凡，几次写信来问你借几十块钱，你有钱也应该寄些给她用用。却自己只管买书去！现在，你一个月，一个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剩，且看你，一有疾病时将怎么办！你又没有什么储蓄的底子。做人难道全不想想后来！况且书已经有了这许多了。”她说时指着房间的七八个大书架，这间厢房不算小，却除了卧床前面几尺地外，无处不是书，四面的墙壁都被书架遮没了，只有火炉架上面现出一方的白色。“房间里都堆得满满的了，还买书，还买书，看你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她很气愤地说着，“下次再买，我一定把你的什么书都扯碎了！”她的牙紧咬着，狠狠的顿一顿足。

他低头坐在椅上，书桌上放着一包新买来的书，沉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诉说着。

“这些书都是要用的，才买来。”他等着她说完了，抗辩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里却十分的不安。他自己忏悔，不该对他的妻说由衷的话；他买的书，一大半是随意的购买，委实不是什么因为要用了才去买的。

“要用，要用，只听见你说要用，难道我不晓得么？你买的都是什么小说、传奇，这些书翻翻而已，有什么实用！”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我搜罗了小说是因为要做一部《中国小说考》，这部书还没有人做过呢。”

他的妻气渐渐的平了：“难道别处都没有地方借么？为什么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买？”



“借么？向哪里去借？那么大的一个上海，哪里有一座图书馆给公众使用？有几家私人的藏书室，非极熟的人却不能进去看，更不用说借出来了。况且他们又有什么书？简直是不完不备的。我也去看过几家了，我所要的书，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怎么不要自己去买呢！唉！在中国研究什么学问，几乎全都是机会使他们成功的。寒士无书可读，要成一个博览者是难于登天呢！”他振振有词的如此的说着，他的妻倒弄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为了做一部书而去买了那么多的书来，也实在不合算。书店买不买你那部书还是问题，即使买了，三块钱一千字，二块钱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担保定你买书的花的钱是绝计捞不回来了，工夫白费了是当然！”他的妻恳挚的劝着。

“我也何曾不知道。他们乱写了一顿，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称号，一般青年盲目地崇拜着，书铺里也为他们所震吓，有稿子不敢不买了。辛辛苦苦的著作者却什么幸运都没有遇见。唉！世间上的事都是如此。谁叫得响些，谁便有福了。以后，再不买什么劳什子的书了，读书买书有什么用！”

“非必要的书少买些就好了，何必赌咒说不买书呢。别人的事不去管他，你只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说。“不过，你说的话真未见得靠得住的。现在说一定不买，你看不到几天，一定真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买进家了。”

他被他的妻说着了真病，倒说得笑起来了。

不多几天，他又买了一大包的书回家了，一大半是随手的无目的的买来的。他的妻见了，又生气起来：“你真的一个钱在身边也留不住，总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没有了，叫我去想什么方法，你却又买了一大包的书回来！”她气愤愤的从架上取了一本书抛在地上，“一定要把它们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气。”说着，又抛了一本书在地上，却究竟不忍实行她扯碎的宣言。他俯下去一本一本地拾起来，仍旧安放在架上，心里却也难过起来，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争气了，太无决心了，太喜欢买书了，买了许多不必用的书，徒然摆在架上装装样子，一面却使他经济弄得十分穷困。他叹了一口气，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无言。两行清泪挂下她的双颊。他走近她身边，俯下身去，吻她的发，两手紧握着她，忏悔的说道：“真对不住，真